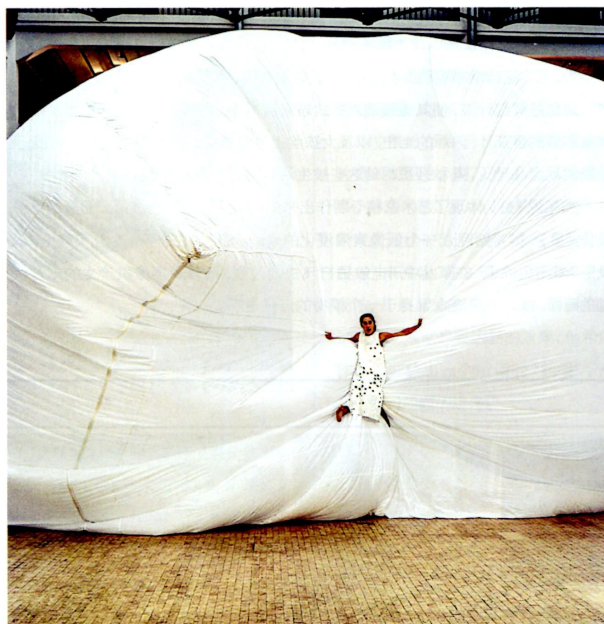


Surfing, Re-define Spaces, text/QI Gu, P91-92, February, 2014



| Arts & Collections |

「装置艺术就是一个创造者并不在场的视觉剧场。这个剧场可以是一句话、一个谜，等待进入剧场的人将其揭示出来。甚至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有待认证的视觉考古墓穴。不过，作为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化身，装置艺术的最大魅力还是一种不确定性，它的意义是暧昧的、模糊的。」——颜榴



装置艺术作品《云》

## 空间的再定义

文奇古

从超现实主义开始，艺术家以个人的命名来重新诠释我们“认识”的事物，由此产生的歧义化给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张力，比如杜尚的一个名为《泉》的小便池，或者上面写着“折断胳膊之前”的雪铲。在上世纪初的美国，当这些匪夷所思的作品在美术馆的象牙塔里初露头角时，自然也备受人们的瞩目以及“侧目”。但无论如何，它们同时点燃了“超越艺术局限，走入自由境界”的后现代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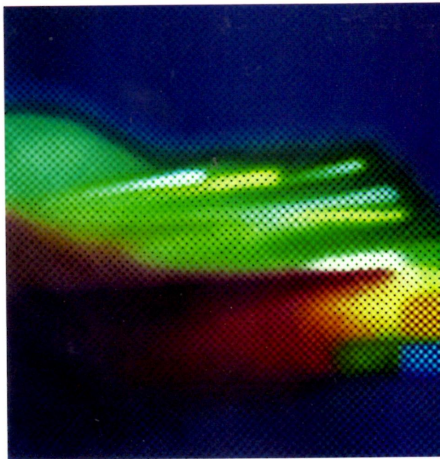
从作为观念的代言人的“小便池”，到作为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的油脂和毛毯，装置逐渐成为西方艺术界的主角。另一方面，艺术家坚持不懈地尝试变换创作媒介，使得雕塑、建筑、音乐、影像等不同媒材都纷纷进入观众的感官世界。由此，从形式上来界定装置艺术本身的意涵却有些局限了。随着不同思潮的涌入和交融，今天所谓的“装置艺术”往往不仅是一个“视觉剧场”，而是在试图颠覆“看”的常规方式。

在国内画廊、收藏家极力追捧架上绘画的时候，不少多媒体创作者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以“明日之星”的态势活跃于国际市场。渐渐地，国内一批带着前瞻性视野的美术馆也开始让装置艺术高调走进人们的视野。

“青年艺术家以自身为出发点，所选择的技法和题材，都由特定的环境和心态所决定。”在青年艺术家100负责人彭玮看来，“差异性”是这一群体的关键词。如此这般，李姝睿所寻求的东西并不在传统题材中，她的灵感缪斯来自于“光”这个抽象的概念。

《Lights》系列由喷制的斑点营造出倾泻而出的光，清晰而强烈。乍看下，李姝睿的画像是创造出了银河系的宇宙大爆炸，或者是光怪陆离的城市夜景。但李姝睿想要描绘的却并不是这些景象，她所想画的恰恰只是“光”。

这些实验也体现了当代艺术的“玩世”个性：艺术并非强调科学的严谨性，而是释放出一个关于空间和维度的讨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定论，而是博尔赫斯式的谜题。在彭玮看来，我们不用刻意追问绘画该画成什么样，而是站在作品前问：你想说什么？



李姝睿《北极星14号》



郭鸿蔚《收集者》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个大千世界里采取信息，再用自己的逻辑进行罗列。郭鸿蔚的《收集者》可以说是对这个状态半真半假的模仿。《收集者》系列对自然历史里各种的鸟兽虫石木进行分类定名，以绘制的方式来“复制”一个人类主观的博物学

基础。为了实践对于收集的偏爱，他不仅造访了许多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植物园，还广泛地参考了标本绘本的历史文献，最后从庞杂的资料中选择了在视觉上自己感兴趣和具有文化包浆的素材编排于纸面。于是，郭鸿蔚将自己转变成一个特殊意义的“收集者”，而绘画

只是一个媒介，用以展现自然的无限可塑性。

于是我们发现，毛泽东、红卫兵、天安门已成为过去的符号，取而代之的是“小生活”里个人化的艺术词汇。值得庆祝的是，艺术也有了不同角色的存在，有了不同声音的回响。👉